

導論

江敏華、吳瑞文、陳淑娟

本書名為《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是一本從共時與歷時兩種不同視角來探討漢語方言的學術性專書。共時研究包括方言音韻、詞彙、語法的描述與比較，歷時研究涉及本字考證、歷史音變、古語擬測及歷史詞彙、語法考察等語言學或語文學課題。本書共收錄十四篇學術論文，研究的對象包括官話、吳語、閩語、客語等現代漢語方言，及上古、中古及近現代等不同階段的漢語歷史文獻。

本字研究是漢語方言學中的重要傳統，也是最能彰顯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以及集音韻、詞彙、語義、構詞及歷史文獻各方面知識於一身的學問。文字本身就是形、音、義的綜合體，字形本身較為穩定，但語音、語義都會隨著語言的演變而有所變化。就語音來說，語音演變具有規律性，但其中少數特別保守或或速度較快的音變，會造成音字脫節。就語義來說，它會有詞義擴大或縮小的演變，也會有所引申，或根據不同的語法或語義特徵而改變讀音。語音和語義也有所互動，詞根透過語音、聲調或重音的變化，或是附加詞綴等手段，來表現語詞之間的語法或語義關係的形態（morphological）現象，也造成語音的變化。以上這些常見的語言現象，都會造成語詞的音、義與既有的漢字脫節，而形成「有音無字」的現象。語言本是口耳相傳，文字是人為的創制，一個語詞也可能自始便沒有出現於典籍上的書寫形式，也可能是因語言接觸而由其他非漢語借來。無論是本有其字或本無其字，本字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追本溯源，尋找語詞的來源，其中的研究重點更在於為方言語詞尋找它同源的古漢語語詞。傳統本字研究仰賴大量的歷史文獻或辭書、韻書，

當代的本字研究則力求從語言現象本身尋找問題的答案，其方法學基礎建立在語言共時與歷時的語音學、語義學、形態學或語法學上，是傳統語文學在注入現代語言學的養分後更加成長茁壯的一門學問。

「方言」一詞，在漢語研究中並不是指社會語言學中與「語言」相對的概念，相反地，所有的漢語方言都應該視為不同的語言。漢語方言是漢藏語系語言中漢語族的下位分支，還可以分為官話、吳語、閩語、客語、粵語等不同的大方言群，個別的漢語方言則是這些大方言群的再下位分支，也就是說，「漢語方言」是歷史語言學譜系分類中的一個定位。如果要與社會語言學中的「方言」作區別，並且符合漢語族的譜系地位，「漢語方言」也許應該改稱為「漢語支語言」或「漢語族語言」，不過，目前學界仍習稱「漢語方言」，本書也就沿用。

漢語方言雖然是在歷史語言學中產生意義的，有關它的研究卻是方方面面的，可以是共時的語音、詞彙或語法的描述與分析，也可以是基於共時比較而作的歷時演變或古語擬測研究，或是共時語言與歷史文獻對比的考察。方言研究其實也就是語言研究，只是在歷史語言學的背景之下，它更注重各種比較研究。然而在進行各種共時與歷時比較時，研究者也會不斷吸納各種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本書所收錄的十四篇論文，既探討現代漢語方言中閩語、客語、吳語和官話的歷時演變與共時變異的議題，也考察古代文獻中反映方言差異的詞彙或語法現象。

傳統漢語語文學的研究範圍包括文字學、聲韻學與訓詁學三個方面，是偏重從文獻角度研究語言和文字的一門學問。拜漢語歷史文獻豐富之賜，漢語語文學擁有得天獨厚的研究優勢，也具有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然而文獻有時而窮，具現代性的語言學揭示了不仰賴文獻的共時語言研究的重要性，在語言學的蓬勃發展下，共時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提供了許多研究議題和研究材料，給語文學挹注了源源活水。在漢語的學術傳統下，探討共時語言的同時，隨時結合文獻考察，從歷時演變的角度對語言現象作出分析與解釋，是漢語研究的一大特色。本書所收錄的論文，有從語文學角度詮釋經典，或考察書面文獻的詞彙語法現象

的，也有從語言學角度調查研究，並結合歷史文獻以闡明歷史演變的，藉由語文學與語言學的結合，形塑出當代臺灣漢語語言學獨立自存的主體性。

本書共分四篇，分別為「漢語方言本字研究」、「漢語方言歷時發展」、「漢語方言共時變異」與「漢語詞彙語法研究」。以下根據本書次序，對各篇及各章內容略加介紹。

第一篇、漢語方言本字研究

在方言學中，追溯語詞的來源以考證其所用之漢字，便是考本字，也就是本字研究。漢語方言本字研究之所以可能，乃是建立在我們對語言的共時體系與歷時演變的概括性知識上。傳統漢語方言考求本字的方法以「覓字法」為主，也就是根據已知的語音規則對應，在書面文獻中旁搜同類音讀而找出本字，是仰賴大量歷史文獻記錄的「語文學」取徑。現代漢語方言學考求本字的方法，則更加著眼於語言的系統性線索上，「尋音法」運用語音的規則對應，透過增加同源詞的方式找出未知的語音規則對應而找出本字，「探義法」憑藉語義引申具邏輯性，在已知的語義用法之外探求未知的語義用法，¹「詞族研究法」²則利用同族詞豐富的音義線索，不受文字限制而能彌補資料不足之憾。此外還有利用方言比較中的平行構詞、³語法化平行演變、形態變化等符合現代語言學的一種方法。可以說，當代本字研究更著重在推論過程符合語言結構或語言演變的一般原理原則。本篇一至四章論文分別從吳語、客語、閩語等不同漢語方言的研究，運用音韻規則、構詞系統、平行語義變化、層

1 參看梅祖麟（1995）和楊秀芳（2000）。【??書目】

2 參楊秀芳〈詞族研究在方言本字考求上的運用〉，《語言學論叢》第四十輯。

3 楊秀芳（2006）〈從平行構詞現象看方言本字〉，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頁 193-201，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次疊置及分工等現象的發掘，具體地實踐了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第一章〈吳語人稱代詞的本字及考源方法〉，作者根據規則音變及構詞系統來討論吳語人稱代詞的幾個本字，並就人稱代詞的本字判斷提出一些標準，包括：(1) 用音變規則來尋找代詞詞綴語素。根據這個原則，作者利用義烏話「是」白讀讀塞擦音，文讀讀擦音，而「自」文、白讀都是擦音，確認吳語人稱代詞強調式詞綴語素是禪母的「是」而不是從母的「自」，且其來源可以追尋到出現於唐五代的南方口語文獻如《祖堂集》等。(2) 口語高頻的封閉類詞（語素）在鄰近同類方言應該具有一致性，據此認為寧波話跟周邊同類的吳語一樣，第三人稱代詞語源是「渠」而不應該是「其」。(3) 人稱代詞構詞範式（paradigm）詞幹語素有很強的一致性。根據範式的一致性，得知吳語桐廬話第二人稱單、複數的詞幹語素都是同一個「爾」，只是詞幹語素發生了音節化鼻音的變化才造成表面的不一致。此外，本文還利用合璧詞中的兩個語素語義相同或相近的原則，指出吳語人稱代詞「儂」的語素來源應為「我」的義項而非「人」的義項。北方漢語的「我」進入吳語，跟南方語言的「儂」產生同義疊架形式，其後「我儂」中的「儂」語素義逐漸虛化而成為詞綴，第二、三人稱受第一人稱「我儂」形式的類比感染產生了「爾儂」、「渠儂」形式。本文既考證語源，更注重考證語源的方法，是本字研究的典範。

第二章〈從動詞、副詞到連接詞——客語「過」、「較」、「更」與「還」及其相關複合詞的語法化〉一文，則是少數從語義的平行演變來確立一個語詞的本義、進而考求本字的文章。作者聚焦於臺灣客語「過」、「較」、「更」與「還」四個副詞，說明它們如何由各自的動詞語義演變為具有程度副詞、累加副詞、關聯副詞和連詞的用法。「過」由表超過、經過義的趨向動詞演變為程度超過的程度副詞後，一方面逐步弱化為差比句中的程度標記，另一方面也強化成為程度達到一定的極限仍無法完成某事件的表讓步條件的關聯副詞。由程度副詞出發，「過」透過搭配語境的擴展，以及語境中預設事件與顯像事件的對比，而產生

「再次」義的用法，再透過語義重心的轉移，產生可接體詞性短語的追加義，並進而產生連詞用法。「較」的語法化程度較低，僅由程度副詞進一步語法化為表讓步條件的關聯副詞，皆可連繫至其原有的比較義。至於「更」，是客家話一個與「過」具有相似語法功能的「aŋ5」的本字，由於「aŋ5」也具有程度副詞、累加副詞和關聯副詞的用法，透過與「過」的語義平行比較，以及漢語歷史文獻上「更」作副詞的各種用法，本文從語義方面提出更多證據支持「aŋ5」本字為「更」的說法。在「還」的部分，「還」的語法、語義功能與「過」、「更」等有若干相似之處而更豐富，而這些語義皆可由其動詞的語義框架來理解。在方法論上，作者從客語共時語法的描述比較與語法化的分析入手，同時運用方言本字研究中的尋音法，並運用語詞之間的平行演變來探討客語語法詞彙的本字。

第三章〈論「母／姆／姥／媽」的音義發展演變及其在閩南方言的反映〉，作者藉由彙整、析論古漢語「母／姆／姥／媽」的語義用法及其所處語詞滋衍脈絡，對照閩南方言若干相關語詞的語義用法及其發展演變。作者指出，閩南稱呼妻子的 bɔ2 與稱呼祖母的 ma2，均應合理聯繫為漢語詞指稱年老女性的「姥」；而閩南稱呼伯母的 m2 則應合理聯繫為漢語詞「母」。閩南方言「母、姥」音讀繁雜，但分別承擔不同的語義功能。「母」有五項音讀：bio2 僅用於文讀、bu2 傾向指稱母親、bo2 傾向指稱動物雌性及做為名詞詞尾、bɔ2 指稱女性、m2 指稱母輩年長女性；「姥」有兩項音讀：bɔ2 指稱妻子、ma2 指稱祖母。作者認為閩南方言的「母、姥」承繼了古漢語的多種語義用法，又因其內部疊置了豐富的層次異讀，遂產生以相異音讀標示相異語義的發展脈絡，音義分工相當均衡穩定，也因而使得「母、姥」能在激烈的層次競爭中保留多重音讀，各項音讀在共時平面上為分立的相異語詞，但在歷時層面中則交織成由「母」衍生的詞族脈絡。在方法上，本文運用了方言本研究的尋音、探義以及詞族研究等系統性方法，根據歷史音韻規則與語義對應關係來論證，並藉由耙梳古漢語文獻來詳細探究各漢語相關語詞的語

義用法及音義孳乳關係，相當值得一讀。

第四章〈閩語本字「闌」、「逝」初探〉，作者以豐厚的現代閩語、客語、吳語的方言資料為基礎，考訂閩語的兩則本字。首先，作者探討閩語中表示「裂開，張開」義的語詞的本字。關於閩語中「裂開，張開」義的 xia1（福州）、hie1（邵武）與 hia1（南安），前人或以本字為「闌，𨮒，罅」等。作者根據各方言今讀的反映，指出於「𨮒」和「罅」音於義並不切適，從而指出「闌」（虛宜切）在音、義兩方面符合現代閩語。其次，閩語閩南方言「行跡，（一）行，〔一〕次」義的語詞，前人之本字或為「逝」，或為「逖」。作者同樣從音、義兩方面入手，考證「逝」作為本字的適當性。由「逝」出發，作者連帶論述閩語另二本字「世，誓」。整體而言，作者從聲韻學、訓詁學、方言比較及語義學等角度探究兩個閩語重要口語詞本字，取材廣泛，論證詳實，言之有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僅關注閩語本字，同時文中指出客語方言中表「張開，分裂」義方言詞，也可能是「闌」；而南部吳語中表示「（一）陣（風雨）」這個量詞的本字則可能是「逝」。這類跨方言的比較一方面深化漢語方言的詞彙比較研究，同時也有助於探求客語和吳語中的上古音韻層次。

第二篇、漢語方言歷時發展

第五至七章的主題為漢語方言音韻史的研究，主要關注漢語方言的歷時演變，也就是某些語音在時間發展進程中的種種具體變化。語言雖然隨風而逝，古代語言如何，今人已無法原音重現，不過透過調查和比較現代方言，並輔以嚴謹而合乎科學推理的方法，我們或許也能得知古代語言的一部分面貌，這便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漢語方言音韻史的研究，不僅止於構擬古代語言的音韻面貌，它也關注從歷史文獻及現代方言中顯示出來的種種歷時軌跡，並且藉由這些歷時軌跡的發現，反過來對現代漢語方言的共時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漢語音韻史的研

究也是將共時與歷時兩種不同視角的研究發揮到淋漓盡致的一種研究取徑。

第五章〈閩語的{胎盤}義詞〉一文從觀察現代閩語方言中表{胎盤}義的具體讀音著手，在廣泛而可靠的同源詞(cognate)比較基礎上，建立原始閩語中{胎盤}義詞的早期形式。從詞彙的角度來看，指稱人類身體組織部位的語詞一般透過在語音現象上較為保守，也有相當的穩固性。因此，這類詞彙是觀察語言中各項演變的重要線索。本文聚焦於{胎盤}義詞，指出閩語中{胎盤}義詞有「衣」類與「盤」類，並以前者為眾。「衣」類在原始閩語中有 *ui' 和 *i' 兩個次類，來自 *ui' 的分布於閩南區、莆田及大部分閩東區方言；來自 *i' 的分布於閩北、邵將及閩東福州方言。從語音來源上看，{胎盤}義的「衣」在閩語中有 *ui' 和 *i' 兩類，前者可以追溯到原始閩語階段，後者則是從客贛方言移借而來，為外來成分。從語義發展上來看，「衣」之有{胎盤}義乃是由{衣服}義透過「詞義擴張」的手段引申而來。「盤」類主要分布於位處內陸的山區閩語，包括漳平、龍岩、三明、沙縣、上杭、順昌等，以「盤」表{胎盤}乃是取義於形狀及其盛放胎兒的功能。本文語言取材廣泛，並從「可論證性」的觀點對口語詞的構造進行解析。在方法上，本文倡導將現代漢語方言詞彙與漢語歷史文獻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視。

第六章〈共同閩語清鼻音聲母的來源問題〉一文基於 Norman 早期關於共同閩語的擬測，探討其中 *mh-、*nh-、*ŋh- 這三類清鼻音聲母的來源。本文指出，上述這三類清鼻音在現代閩語中有不同的反映。例如 *mh- 這類聲母，其去聲在閩東語歸入陰去而不歸陽去；或者在閩南語中有抗衡「去鼻化」演變的情況，也就是今讀為 m- 而不讀為 b-。*nh- 和 *ŋh- 在閩南語後接 i 成分時，則會演變為 h-。本文指出，共同閩語中 *mh-、*nh-、*ŋh- 這三類清鼻音聲母的字，往往在上古漢語中與曉母字或舌尖塞音及塞擦音有諧聲關係，形成系統的對比。從諧聲系列探討共同閩語與上古漢語的關係，性質上屬於內部證據。本文也從

原始藏緬語的角度，指出「年」、「魚」這些原始藏緬語中帶有 *s-N- 的詞，也對應共同閩語中的清聲母字，這屬於外部證據。此外，本文充分地引用了最近出版白一平與沙加爾（B&S）的上古音系統，並從這個系統出發，指出共同閩語 *mh-、*nh-、*ɲh- 的前身源自上古的 *sə.N-，*sə 為次要音節，在其他漢語方言中失落，只在閩語中留下痕跡。本文在方法上首先建立閩語內部清鼻音聲母的系統性對立，接著與上古漢語諧聲系統進行比對，確立擬測清聲母的可能性。之後從原始藏緬語以及其他早期原始語擬測的觀點，說明上古漢語乃至於共同閩語清鼻音聲母擬測的可信，最後取法於白沙系統的上古音，以次要音節 *sə 來解釋。本文將閩語與其他原始語研究串聯起來，提出相當新穎而值得重視的看法。

第七章〈論莆仙方言在閩語中的分群——兼論原始閩南語中與 *y 相關韻母的擬測〉一文，從分群觀點探討莆仙方言在閩語中的位置。關於莆仙方言的定位問題，前人研究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與閩東語關係密切，有的學者則認為與閩南語較為接近。本文利用閩東福清、閩南永春、莆田、仙遊共四種方言，分別從聲母、聲調以及韻母三個角度來釐清閩東、閩南以及莆仙方言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從聲母來看，福清與莆仙有「字」ts- 與「坐」(s-、t-) 的對立，永春則將這兩類字的聲母都讀為 ts-。從聲調來看，福清與莆仙都有古全濁去與次濁去讀為陰去的現象，永春則都讀為陽去。從韻母來看，原始閩語的 *iai、*ian、*iat 等韻母在福清為 ia、iaŋ、iaʔ，莆仙為 ya、yã、ya (< yaʔ)，永春則發生了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iai、*ian、*iat 在舌根音聲母之後保持 -i- 介音，今讀形式為 ia、iã、iaʔ；在其他聲母之後介音由開轉合，讀為 -u- 介音，今讀形式為 ua、uã、uaʔ。根據以上聲、調、韻三個標準，莆仙方言與閩東福清關係較為密切，與閩南永春相對疏遠，因此就分群而言，莆仙方言應當屬於閩東語下的次類，而非閩南語的次類。上世紀以來漢語方言偏重地理分區，對於分群則較少討論。本文的重要性在於以閩語為範例，透過四種方言的比較，具體演示如何利用同源詞並

配合漢語音韻史既有的框架為個別漢語方言進行有效的分群。

第八章〈《切韻》寒桓二韻在江淮官話中的分合與歷史音韻問題〉一文藉由現代江淮官話泰如片、洪巢片、黃孝片的語料，探討中古《切韻》寒桓二韻的分合並進一步探究中古時期寒韻主要元音的語音性質。隋陸法言所編《切韻》並不區分寒桓二韻，兩韻之分始於唐代天寶年間孫愐《唐韻》，到宋代《廣韻》區分寒桓而註明同用，也就是可以通押。本文發現，在三片江淮官話中，可以找到中古寒桓兩韻相混的現象，具體的情況有兩類：(1) 泰如片寒韻字在舌根音聲母條件下與桓韻字相混，例如泰州「肝」kõ1 = 「官」kõ1；(2) 黃孝片桓韻字在唇音聲母及舌尖音聲母條件下與寒韻字相混，例如紅安「丹」tan1 = 「端」tan1，又「滿」讀 man3。本文進一步根據文白異讀以及漢語史表現，具體說明以上兩種寒桓相混的性質不同。泰如片寒桓二韻在舌根音相混的類型，乃是早期寒韻與桓韻不分的痕跡；黃孝片在舌尖音寒桓二韻相混的類型，則是因為桓韻發生了開口化（*-uan > -an，亦即去合口化），屬於後起的演變。本文著眼於漢語音韻的歷史發展，指出寒桓二韻早先曾同屬一韻，之後分化為兩韻，江淮官話泰如片的「肝」kõ1 = 「官」kõ1 正是早期寒桓不分的痕跡，可以追溯到《切韻》階段。有鑑於江淮官話的實際語音表現，本文結論指出山攝開口寒韻韻母具有合口特徵。總而言之，本文利用漢語書面文獻及現代實際方言所提供的線索，同時從層次分析的觀點，區分江淮官話中兩種寒桓不分的性質，在理解文獻與解析方言上提供了具體的範例。

以上四個章節所涵蓋的內容包括：從身體部位詞（「胎盤」）指出閩語祖語內部的詞彙讀音差異及詞彙層次；從閩語祖語清鼻音的擬測來探討上古漢語與閩語之間的演變關係；依照共同創新的原則結合漢語音韻史的資訊為閩語內部方言進行分群；從現代江淮官話著手說明古代某個音類具體的音值。各章課題焦點不同，但共通的方法則是同時觀察現代漢語方言與書面歷史文獻，大大豐富了漢語方言音韻史的具體內涵。

第三篇、漢語方言共時變異

有別於漢語方言音韻史研究偏重語言演變的歷時軌跡，本篇「漢語方言共時變異」的三篇論文將焦點放在語言的共時比較及變異分析上。語言就內部而言是一套有系統的符號，就外部而言則是一種社會現象，在人群中使用，也在人群中與不同的語言共存。社會群體中使用的語言存在著各種的變異和調整，所有歷時的差異都是由這些看似微小的共時變異慢慢演化而來的，因此在共時變異的研究上也存在對歷時演變的分析，只是各有偏重而已。本篇內容包括一篇新竹香山閩南語的音變研究，探討的是語言在不同世代的共時變異中所顯現出來的歷時變化；一篇浙南處衢吳語聲調的演變模式的研究，探討的是歷時研究中較少探討的調型、調值問題，企圖從聲調的拱度變化來說明聲調演變的方向及模式；一篇為《巫來油通話》文獻資料的考訂，藉由歸納「閩南語 - 馬來語」譯音的對應規則，顯示出不同語言在特定時空中的互動與調整。本篇各章研究議題豐富而方法靈活，充分展現漢語多元研究的動能。

第九章〈新竹香山閩南語的音變：共時與歷時的研究〉，作者透過實證的調查，對香山閩南語特殊方音的變化進行深入的描述分析，並從歷時及共時的觀點探討香山閩南語的音變。關於香山閩南語，除了洪惟仁（1997）曾經調查過香山幾位發音人、留下當時的語言資料外，過去二十幾年未見香山閩南語進一步的研究分析。本文調查香山老、中、青共 33 位發音人，詳細描述了香山閩南語不同世代的語音變異與變化，從共時及歷時的角度探討香山閩南語三個研究問題：（1）香山的老泉海腔《彙音妙悟》〈居〉韻一析為二，〈居艸文〉讀 [u]、〈居居白〉讀 [i] 的特點已式微，排除了「煮菜」這個詞彙後，僅有一位老年女性尚有止開三等精系莊系字讀 [u] 或 [i]、遇開三讀 [i]、遇合三讀 [u] 的特點，因此香山老泉海腔的方音特色已幾近消失；（2）兩個央元音崩潰之際，香山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是朝 /i、e、a、u、ɿ、ɔ/ 六元音演變；（3）香山的陽入原調有升調 [34]、高調 [5]、中短調 [33] 及中降短調 [32] 等變體，

升調 [34] 比高調 [5] 佔更多數，不過從世代的比較分析得知，香山的升調是一個逐漸衰退的變體，中降短調 [32] 是最具競爭力的變體。文中關於香山閩南語老泉海腔之衰退及元音系統的發展之分析，均為前人未曾論及的香山音變現象，在台灣閩南語的研究上有其重要性。本研究具備深厚的閩南語音韻知識，並憑藉統計學方法，以客觀的量化數值呈現某些語音現象在現階段口語中是維持或者衰退，最後，再從各種線索綜合判斷某些音變的來歷，甚至從地域、年齡、性別等各個方面推測往後的演變方向，呈現一個小區域微觀研究的典範。

第十章〈吳語處衢方言舒聲調的類型及演化模式初探〉一文，探討吳語處衢方言舒聲調的演變方向及演化的模式，首先從共時描寫及變異的角度入手，詳細而充分地考察目前學者關於吳語處衢方言聲調的資料，配合浙南吳語既有的實驗語音學研究成果，建立處衢吳語舒聲調的調拱徵性及類型，並從中篩選出「存古」的調值痕跡。接著，本文參考前賢擬測的古吳語聲調系統，從結構歷時發展的視角說明聲調演變的方向及模式。本文歸納出舒聲陰調存在「升→降→平→升」的循環鏈移，舒聲陽調則有「升→平→降→平→升」的循環鏈移。就漢語方言研究而言，聲調研究固然容易掌握調類，但困難在於無從歸納具體的調值。本文以聲調調值的「拱度」為切入點，首先建立吳語處衢方言平上去各舒聲調的拱度，進一步結合古吳語聲調構擬的既有結果，從系統演化的觀點來解釋現代吳語處衢方言舒聲調的各類變體。本文指出，從共時觀點來看，吳語處衢方言是個「陰（調）高陽（調）低」的方言。從早期聲調系統演變到現在的方言，則可以根據「調拱」分別為陰調與陽調建立一套循環鏈移的演變模式。鏈狀變化（chain change）是歷史語言學中常見的演變，一般用來解釋輔音及元音的歷時發展。本文著眼於聲調系統內部結構變遷造成的內部張力，形成推力鏈進而造成循環，分析頗為獨到。

第十一章〈《巫來油通話》的馬來語漢語譯音舉隅〉，《巫來油通話》是 20 世紀前葉新加坡出版註有馬來語發音的詞彙集，書中的馬來

語發音都使用漢字標寫，採用的是福建話（閩南語）的發音。全書約有一千條資料，是了解當時新加坡閩南語的重要語料。在工作程序上，作者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所藏 1939 年再版的版本，比對《巫來油通話》所標註的漢字之閩南語發音與馬來語發音之異同，歸納出以福建話注馬來語音的規律，仔細留意標音不一致之處，並勘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錯誤。譯音資料的發掘與整理，存在大量而繁瑣的工作，首先是不同版本之間的比對與校勘，其次是不同語言之間各自結構的認識，都完成之後才能進一步加以描述分析。作者在本章中先進行聲母的比對分析，並分析漢字注音的福建話音節數及該詞彙馬來語音節數，同時論及該書的聲調標示法及衍生之問題。對於《巫來油通話》這部詞彙集，作者於文獻考訂上有整理、勘誤、校對之功，同時對馬來語及閩南語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譯規則有詳細的歸納。總的來說，本章使《巫來油通話》的語料有董理之功，並可以進一步為學界所用。

第四篇、漢語詞彙語法史研究

相較於南島語和藏緬語，從事漢語研究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漢語有至少三千年以上前後銜接且未曾間斷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反映漢語每一個階段的發展情況。這樣豐沛的文獻正是從事漢語詞彙語法研究最重要的基礎。舉凡詞彙、語法成分及語法結構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往往不盡相同，針對這些差異進行考察並說明其演變機制就成為漢語詞彙史及語法史學者的任務。

第十二章〈中古南北詞彙比較管窺〉一文，嘗試從詞彙異同的角度探索中古漢語史上的「顏之推謎題」。作者指出要解開此謎題，必須同時關注中古詞彙雙音化與南北差異這兩大焦點。本文利用中古詞彙雙音組合豐富的特色，配合常用詞歷時更替的研究，從而建構一種探討中古詞彙南北異同的系統方法。詞彙更替是一個動態的漸變擴散歷程，新舊詞有一個意義重疊並存的時期，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單音詞隨著時間

變化而新陳代謝，新詞取代了舊詞完成更替（如「頭」更替「首」），然雙音組合的情況卻相對複雜，舊詞在結合緊密的雙音組合中不容易被更替，尤其是衍生出引申義的雙音詞更是如如不動（如「面首」不會被更替為「面頭」）；但結構較鬆散的雙音組合則與時俱化，最終被新詞更替（如「白首」為「白頭」所更替）。深入分別南北差異，更能發現南疾北緩更替速度的差異。此外，各種不同的常用詞更替現象均顯現出更替後的新詞多出現於南方，北方的新詞則出現於口語資料中，而北方文獻中又時有慣常使用新詞素的組合反而會被舊詞替換的「返古現象」，證明了顏之推所謂「南方多鄙俗，北方多古語」的情況。本文例證豐富、綱舉目張，對中古詞彙的南北更替現象作了非常扼要的舉例和說明。

第十三章〈古漢語的指示性句末助詞「爾」〉，作者透過傳世文獻，探討上古漢語「爾」充當句末語氣詞的用法，梳理其在中古以迄近代的流變，為其作為現代語氣詞「呢」的源頭提出補證。作者首先說明古漢語語氣詞「爾」的性質及其語用特點，指出西周初年，「爾」開始出現假借為「如是」義謂詞性指代詞的例子。東周以後，《論語》、《孟子》、《公羊傳》等帶齊魯方言特色的作品多顯示有「爾」充任狀語詞尾及句末語氣詞的用法；也大概是在這幾部文獻裡出現了句尾詞「爾」、「耳」混用之例，反映出兩詞可能在充當句末語氣詞的條件底下，語音趨於中立化，逐漸走向合流之路。這樣的演變應以某些方言為先導，先秦的齊魯方言即是其中的一個顯例。此後，因大勢所趨，西漢《史記》已罕用句尾詞「爾」，多以筆畫簡省的「耳」字代替。中古時期，在句尾助詞的功能上，亦使用「耳」字居多，「爾」則緊守著擔任謂語中心詞的版塊，兩者呈現明顯分工。最後，作者為唐宋時期禪宗語錄出現的新句末語氣詞「嚕」對於「爾」的承繼關係提出補證，指出禪宗語錄的「嚕」，不論在語音、語義，甚或在語法及語用上皆與「爾」相當類似，尤其「嚕」獨用成句，在中古的「爾」即可找到先例。另一方面，「嚕」作為句末助詞，是承繼自「爾」的異文「耳」，此可說明上古語

氣詞「爾」至近代語氣詞「嚮」中間的鴻溝，而這一條發展路線也便是現代常用語氣詞「呢」的來源之一。

第十四章〈從「孚」詞族論《易經》「有孚」與孚信論意涵〉。作者從「𠬞」字的音義問題發想，藉由詞族研究的觀念和方法，從中觀察「孚」字的語義發展脈絡，分析「孚」及其同族詞，進行詞源的探索與詞義分析，並嘗試釐清相關經典詮釋問題。主要研究問題有三，分別是：「孚」字音義分析、从孚諧聲字的語義探討、「有孚」與《易經》孚信論意涵之檢討。研究結果歸納出「孚」字四大義位（虜獲、保養、表面、信任）的來源和語義發展關係，認為因對字形的詮釋角度不同，才形成「孚」音義的兩大語義範疇：由上而下的以手抓人形象，除了指虜獲或抓人當俘虜，也可引申為上對下以手保護或養育（A類義）；由下而上則以被抓取者為中心，核心語義為被抓取者脫離了原地，而有「在某物之上」或「某物表面」之義（B類義）。此外，二種詮釋角度多數可用音讀區分，从孚字皆屬古幽部字，中古則分屬豪肴韻（A類音）和虞尤韻（B類音），通常A類義配A類音，B類義配B類音，例外極少。最後是《易經》「有孚」的語義探討，研究結果主張「孚釋為信」的孚信論乃歷代注家過度詮釋，「信任義」與其他義位難以聯繫，且後續也無此義的新諧聲字造出。總而言之，藉「孚」詞族的義位分析，以及先秦其他文獻構詞的比較，作者指出「有孚」即「有保」，得上天保護稱有孚，為多數卜辭文例賦予一致性的解釋。

以上三篇文章從漢語書面文獻入手，就歷史發展的角度探討了漢語不同時期的詞彙、語法和語義議題，並且也在不同的面向上呼應本書的本字、方言和共時與歷時研究。探討「顏之推謎題」涉及漢語史上最重要的南北差異，《論語》、《孟子》、《公羊傳》中「爾」的特殊用法透露了東周時代齊魯方言的面貌，均從語文學的研究呼應本書的「方言」議題。詞族研究是語文學傳統中的重要方法，卻也是本字研究中最新穎的方法，其中涉及的詞源探索與詞義分析方法，不論用於本字研究或是經典詮釋，都能有所啟發。

在本書中，我們將十四章分屬四篇，乃是衡諸各章主題旨趣，以主題方式呈現。進一步通讀內容後不難發現，各篇各章之間實在是「可分而不可絕對分」。比方個別本字考證固然需要尋求音韻規則，也往往仰賴書面文獻。又如漢語方言音韻史的研究，每一套對應的提出必須有可靠的同源詞，得力於詞彙本身的充分研究。簡言之，本書各篇章固然有篇章相屬的線性次序（linear order），閱覽之際則不妨視之為捷運站圖般的網絡（network）樣態，各自獨立而彼此通達。

最後要指出一點，本書（《本字、方言、語文學》）雖不以「語言學」為名，但各章中用以進行各項研究的觀念、方法與精神，無疑地是20世紀以來具備現代性的語言學。

引用文獻

- 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 收錄於《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12。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漢學研究》18 卷特刊(《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 111-146。
- 楊秀芳. 2006. 〈從平行構詞現象看方言本字〉, 收錄於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李爽秋教授八十壽慶祝壽論文集》, 193-201。台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楊秀芳. 2009. 〈詞族研究在方言本字考求上的運用〉, 《語言學論叢》40:194-212。